

浅议卢卡奇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解读

王 建 刚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在早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把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解读为历史本体论;在晚期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纠正了前期解读的错误,把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解读为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当代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其受自身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他的解读还存在着很多不足。

[关键词] 本体论; 卢卡奇;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1-0017-04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解读。从总体上看,他的解读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的解读主要体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后期的解读主要体现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

一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解读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探讨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注重历史。认为只有历史辩证法,否定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限定在历史和社会的范围内”,并强调总体性。在卢卡奇看来,总体对局部具有普遍优越性,任何局部只有和总体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只有在这样的联系中,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作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把这些方面结合到总体性中,关于事实的认识才有希望变成现实的认识。”^[1]这样,卢卡奇便认为“在历史本身中找到了辩证法”,一切都要立足于历史,都需要用历史去说明,即使实践的主体也是在历史的维度中展开的。并确认“马克思的批判哲学首先是历史的批判”^[2],马克思本体论的实质就是历史。

为了在理论上确立历史在马克思本体论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卢卡奇对其前期哲学思想,尤其是对康德哲学展开了分析和批判,并揭露了其体系的内在矛盾和困境。

在康德看来,认识是由“先天形式”和“后天”感觉材料构成的。“形式”是先天的主观的,不以任何东西为根据,也不表现“物自体”的任何性质;感觉材料是后天的,客观的,它来自于“物自体”并以“物自体”为根据。“物自体”是什么?康德的回答是不可知,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物自体”的现象。“物自体”是否存在呢?康德认为不可知并不等于不存在,在

他看来,“自在之物”“无论如何,它意味着实在对象的存在”。^[3]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种我们不能认识的客观存在(即康德的“物自体”)。卢卡奇认为,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从形式方面看,康德赋予了先天形式以普遍的认识功能,没有什么东西是先天形式不能把握的,并追求一种完美的体系;从内容方面看,作为感觉材料来源的“自在之物”以自身为根据,具有排他性和不可“给予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理性无法把握、“先天形式”达不到的东西。这样,就导致了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和分裂。

针对康德哲学陷入这一“二难”困境之中的原因,卢卡奇进一步分析了其社会根源。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力量不断被确证,人不再是自然界的奴仆,而是成了自然界的主人;但另一方面,人又在自己所创造的现实中树立起了“第二自然”,即以自然形式出现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像以前的“第一自然”一样统治着人,压制着人。现实的这种分裂必然反映到其理论形态上来,这就是说,康德哲学之所以陷入了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形式和内容的“二难”困境之中,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分裂和异化。

如何从理论上解决这一困境?康德企图运用“实践理性”的力量加以解决,但由于他强调的是在个人的伦理实践中通过道德自律而达到主体与自身、灵与肉的统一,因而只是在个体心理上求得了一种安宁和平衡,矛盾并没有解决。黑格尔把整个对象当作历史过程来把握,用“实体即主体”的原则推动主体和客体的历史运动,排除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确立了一个主客同一的存在,然而由于他把这个“存在”归结为“绝对精神”,历史便成了“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史,这必然导致最终走向神秘主义,不能真正解决康德的矛盾。

[收稿日期] 2007-11-26

[作者简介] 王建刚(1979-),男,河南许昌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师。

卢卡奇认为,康德、黑格尔之所以在“二难”中徘徊而找不到出路的原因在于“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总是对事物现存的秩序的辩解,或者至少是要证明它们是永久不变的”。^[4]也就是说,他们只是以孤立的“事实”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事物的发展变化,即不是以“历史”为出发点。在他们那里,“历史”从属于某种先验的东西,是某种“第一原理”、“纯粹理性”、“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因而,他们往往只能孤立地说明个别“事实”的存在,不能揭示“事实之间的历史联系”,不能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只有走向“历史”,以“历史”为考察事物的出发点,才是解决矛盾、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他指出:“几乎每一个我们察觉到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寻求解决时都把我们引向了历史。”^[5]那么,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卢卡奇认为,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人类的创造物”,在于它的实践能动性。历史作为客体不是与主体无关的客体,而是主体的产物。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客体摆脱了死板的面孔而具有了人性,主体和客体不是相互对立而是完全相容了。而且,历史不仅仅是客体,同时也是主体,是主体和客体的同一。同一在什么基础上呢?同一在实践基础上。所以,卢卡奇认为,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实践是历史的本质”。据此,卢卡奇认为,只要我们把全部现实看作历史,即看作我们的历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思想的“二难”困境。

卢卡奇把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解读为历史本体论,过分强调历史,使其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对此,他曾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再版序言中他反省道:“这本书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同作者自己的主观愿望相反,……即它们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关于社会的哲学,从而忽略和否定了它关于自然的理论”。^[6]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写作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着手从理论上对其早期的错误进行系统清算。

二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解读

为了纠正早期《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错误理解,重新建构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卢卡奇在其晚年写作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把马克思的本体论解读为社会存在本体论。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指出,由于“存在问题”与人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不研究本体论的。西方哲学长期以来认识论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认识论只是停留于人的感觉印象和表象,而不思考存在本身。再加上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不光彩的历史,使得本体论问题在西方哲学界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当时的西方哲学要么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拒斥哲学本体论,要么像存在主义哲学那样把哲学本体论建立在孤立个人的主观性上,真正的本体论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机械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由铁的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软弱无力的;另一方

面,部分西方哲学家则是脱离社会历史来探讨人的自由问题。因此,当时的哲学家要么否定人的自由,陷入机械的、庸俗的决定论;要么否定客观必然性,导致主观唯心论。

卢卡奇认为,要科学地解决上述问题,必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若是试图让人们真正重新在存在的基础上对世界进行思维,那就只有通过复苏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这条途径才能完成……认识论没有能力从哲学上真正理解科学当中的本体论问题”。^[7]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在卢卡奇看来,要考察本体论,首先必须从日常生活的最简单事实出发,以避免主观主义。但同时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有时与本质相一致,有时则是颠倒的。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从日常生活出发,但又必须超越日常生活的直接性。“我们固然必须从直接的日常生活出发,但同时又必须超越这种直接性,才能把握住真正自在的存在。”^[8]这种超越是通过不断地对自己在把握存在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而实现的。“只有让对于日常生活的实际体验同对于现实的科学把握正确地配合起来,才能真正地近乎认识真实的存在性质。”^[9]也正因为如此,过去人们在考察存在问题时,常常远离真正的存在。

卢卡奇把存在分为三种: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和社会存在。这三种存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同时并存的,另一方面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存在又是由前两者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指他们都具有历史性,全部存在、自然以及社会,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他们的这种关系决定了社会存在本体论必须以一般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由自然存在本体论转变而来。从自然存在本体论向社会存在本体论转变的决定性关键是劳动。

既然社会存在是经过劳动从无机界存在到有机界存在发展起来的,那么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必然把物质因果关系同人的主观目的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自然界,只有纯粹的因果关系在起作用,只有在社会存在中,才有因果性与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就体现在“劳动”中。正是劳动过程中的目的性的设定,构成了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区别。为此,他反复引证马克思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0]

可见,劳动既改变了自然物存在的形式,而且实现了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的设定”是不是人随意主观的呢?卢卡奇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人的主观目的的设定并不是随意的,它必须以自然因果性也即自然的规律性为前提条件。因此,劳动实际上是主观目的与客观因果性的统一。

由此可以看出,卢卡奇把马克思的本体论解读为社会存

在本体论,比较正确地解决了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同人的主观目的性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阐述。

三 卢卡奇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解读的贡献与不足

卢卡奇从其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性的解读,到其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其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解读,经历了从不成熟到逐渐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但是,他在解读过程中由于受自身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也存在着很多不足。

(一)卢卡奇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解读的贡献

1、开掘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神遗产

卢卡奇在早期《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探讨了辩证法,尤其是历史辩证法。他强调辩证法的革命性,指出“辩证法的中心问题是改变实在”,“总体性范畴是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支撑者。”他认为这种辩证法与单纯的科学原则或实证主义的方法是对立的。卢卡奇所主张的总体性方法,是着眼于寻求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主体意识和参与历史的能动作用。

在他看来历史事实是一个“具体的总体”,历史并不是单纯的自然过程,它同时也是主体时间和创造的能动过程。可见卢卡奇阐述的辩证法及其总体性实质,是侧重于强调实践性和主体性,要求无产阶级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是卢卡奇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所在。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着重提出和阐述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如总体性、实践、物化、阶级意识等,都贯穿着这种基本精神,虽然他在探索和阐述的过程中,发生过对唯物主义的某些失误和偏离,比如对自然的否定,但从主导的方面看,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尚未发表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在理论上独立探讨,拨开迷雾,排除陈言,力图紧密结合实践,重新开掘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被人忽视和遗忘的精神遗产,不能不说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2、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论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导致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了一种知识论模式的实证化哲学,脱离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自然规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无法划清哲学和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区别,无法说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产生的革命意义;无法科学地阐明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无法正确地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

卢卡奇把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解读为社会存在本体论,摆脱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纠正了前期《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忽视自然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以“劳动实践”为中心,以“历史性”为基本原则,科学地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的联系。通过阐明劳动过程“目的的设定”又指出了社会同自然的区别及其特殊性,把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定义为社会历史和人类实践领域的自然界,科学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旧哲学的革命意义,在此种意义上,卢卡奇正确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内涵,并进一步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

3、开辟了现代本体论研究的新路向

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转变。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再度出现复兴,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对本体论问题的探讨,使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多种路向。主要路向有“自然本体论”和“现象学本体论”,其中“自然本体论”一直在本体论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统治着哲学家们考察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卢卡奇在解读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时,把马克思的本体论解读为社会存在本体论,把社会存在作为本体论考察和研究对象,动摇了自然本体论的主导性地位,开辟了现代本体论研究的新路向。

(二)卢卡奇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解读的不足

1、没有把握住马克思本体论研究的路向

卢卡奇在解读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本体论思想的影响,把“存在”概念仅仅理解为事物的根本、基质,坚持的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论路向,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路向。

先验的存在论是传统哲学的理论核心,它指的是存在论中的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感官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其基础的那个超感性“实体”,也即先验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存在论”的任务就是运用逻辑理性,深入到“事物后面”,进行“纵向的超越”,去把握这先验的、本真的“实体”。具体而言,它有如下特征:首先,它是“超感性”的或者“先验的”,即超越了感性世界,并在背后支配着感性世界的“本质”世界。其次,它是绝对的、自在自因的、超时空和永恒在场的。再次,它是绝对真实和无限完善的。最后,与超感性的理性实体相适应的便是知性逻辑和概念化思维,超感性的理性实体需要一种相对应的理论逻辑来予以把握,这种理论逻辑就是知性逻辑。卢卡奇在考察本体论时,把先验化的“历史”观念或“自然”的逻辑先在性作为解读和建构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基点,所坚持的就是这样一种先验的存在论思想。

马克思反对这种先验的存在论,他在对“存在”的词源利用上用“Dasein”或“Existenz”,而不用“Sein”就是一个表现。马克思认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根据不在于超感性的先验的实体,而在感性实践活动历史性的展开之中,“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人的生存活动之外的、无人身的、抽象的超感性实体,而在于人的面向未来的生存筹划活动之中。”^[1]可以看出,马克思把人的生存活动、实践活动引入对存在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所坚持的是一种“实践生成论”路向。

2、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对本体论考察的逻辑起点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卢卡奇纠正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片面和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解读为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当代本体论研究和当代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强调在考察社会存在本体论时,必须以抽象的自然存在或自然本体论为逻辑出发点,没有把握住马克思考察本体论的逻辑起点。

纵观本体论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本体论思想的一般特征是从自然存在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而现、当代本体论思想的一般特征则是从社会存在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在古代社会,由于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自然联系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人们的衣、食、住、行、用,时刻都离不开对自然的依赖,因而古代社会的意识是以自然崇拜为基本特征的。虽然古代的各种本体论学说没有明确地提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概念,但它们实质上坚持的是自然(存在)本体论,习惯于从自然存在出发来解读存在的意义。当卢卡奇解读马克思社会存在本体论时,反复强调自然本体论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时,他也陷入了同样的思维方式,把自己的本体论思想局限于传统的自然本体论思想之内。

马克思在考察本体论思想时,是以社会存在为逻辑出发点的。尽管马克思也提到了自然,但是马克思所提到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而不是抽象的自然。早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12]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自然界才是现实的自然界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即在人类社会产生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3]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强调从人化自然也即从社会存在的思想前提出发去考察自然存在。也只有在这样的考察中,自然界才不会成为脱离人的、抽象的自然界;而卢卡奇却力图从自然存在出发去考察社会存在,追溯一个人类社会尚未存在的、缺乏任何现实性的自然界。因此,卢卡奇在解读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时,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对本体论考察的逻辑起点。

3、没有把握住马克思社会存在的实质

卢卡奇在解读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时和马克思一样都提到了社会存在,但是他对社会存在实质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理解是不同的。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理解,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背景下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如商品(社会的物)、人(社会存在物)、抽象劳动(具有社会性质的劳动)以及货币、价值、资本乃至全部经济范畴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社会存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关系。马克思这样写道:“一个黑人就是一个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中,他才成为奴隶。一架纺纱机就是一架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中,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就不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不是货币,砂糖本身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14]在马克思看来,人们一旦脱离了“一定的关系”去看待任何一个对象,它就只能是抽象的。那么,马克思这里说的“一定的关系”究竟是指什么呢?马克思回答道:“个人在其中从事生产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关系,它是随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改变的。

生产关系在其综合中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而它总是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有自己的特征的社会。”^[15]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说的“一定的关系”也就是指“社会生产关系”。虽然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但它并不是一种纯粹消极的、受动的东西,而是宛如一种无处不在的普照的光亮,一切存在者都在这种光亮中显出自己特有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关系”。

卢卡奇认为社会存在的实质是劳动的“目的性”,他是通过与自然存在的比较得出来的。卢卡奇认为,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是不可等同的,二者具有“异质性”,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不同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劳动的“目的性”。因为社会存在是从自然存在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发展是通过劳动来实现的。马克思也说正是劳动使猿变成了人,同时,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又相联系,劳动恰恰是从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的决定性转变的关键所在。

但劳动并非漫无目的或似动物本能样的反应,在劳动过程中,人们会有自己的目的设定,必会把物质因果关系同人的主观目的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自然存在只有纯粹的因果性,只有社会存在才有因果性与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基础就是劳动。“劳动把目的论和因果性之间的二元论为基础的、统一的相互关系引入了存在之中,而在产生劳动之前,自然界中只有因果过程。因此,这类由两个方面构成的整体,只是在劳动及其社会结果当中,只有在社会实践当中,才现实存在着。这样,改造现实的目的论设定所具有的那种模式,就成了人的每一个社会实践的本体论基础。但在自然界则相反,它只有纯粹的因果关联、因果过程等等,却没有任何类型的目的论的关联、过程等等。”^[16]因而,劳动的“目的性”构成了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根本差别,成为社会存在的基本特征,而它的其它特征都可以由它引伸出来。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实质的论述,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述。但是,他在论述过程中过分地强调“目的性”,却使其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带有黑格尔形而上学思想的残余,未能摆脱传统本体论思想的局限。

【参考文献】

- [1] [2][4][5][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98.53.53-54.161.20.
- [3]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51.
- [7] [8][9][10][16]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6.5.8.202.11.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8.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8.

附表 不同投资收益率下,市财政实际减收额度表 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35%投资 收益率,财 政减收额	30%投资 收益率,财 政减收额	25%投资 收益率,财 政减收额	20%投资 收益率,财 政减收额	15%投资 收益率,财 政减收额
2009	7457.3	7632.7	7808.1	7983.5	8158.9
2010	5703.1	6268.8	6834.5	7400.2	7965.9
2011	3751.3	4751.3	5751.3	6751.2	7751.2
2012	1579.9	3063.0	4546.1	6029.2	7512.3
2013	-836.1	1184.5	3205.2	5225.9	7246.5
2014	-3524.2	-905.4	1713.3	4332.1	6950.8

占同期市财政收入的比重

2009	0.009747	0.009976	0.010206	0.010435	0.010664
2010	0.006007	0.006603	0.007198	0.007794	0.00839
2011	0.003184	0.004032	0.004881	0.005730.0	0.006578
2012	0.00108	0.002095	0.003109	0.004123	0.005138
2013	-0.00046	0.000653	0.001766	0.00288	0.003993
2014	-0.00156	-0.0004	0.000761	0.001924	0.003087

The Impact of Value-added Tax Transformation on Financial Revenue of Hengyang City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LEI Qing-song, XIAO Dong-sheng, ZENG Ling-li, et al

(Financial Bureau of Hengyang,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hina must put value-added tax transformation into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eature of new value-added tax and its economic effect, and the eight industries suitable for the preferential benefit. From that analysis, we can know that value-added tax transformation will inevitably reduce Hengyang city's financial revenue in short term, but the decrease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stable increase of financial revenue. Then, in long term, the transformation will lead to a positive effect. So Hengyang city must rest on the industry's characteristics and take positive attitude and firm policy to transfer value-added tax.

Key words: production value-added tax; consumption value-added tax; financial revenue; countermeasure

(上接第 20 页)

[13] [15] 俞吾金. 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比较研究[J]. 中国

社会科学, 2001, (2).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486.

A Tentative Survey on Lukacs'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Ontology

WANG Jian-ga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principal representatives of Western Marxism, Lukacs makes a deep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especially Marxist ontology. In hi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he interpreted Marxist Ontology as historical ontology and then in his *On the Ontological Issues of Social Existence*, as ontology of social existence, revised the mistakes in previous interpretation. So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renaissance of the research on ont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modern times. However, due to the personal limit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his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Ontology; Lukacs; Marx